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八一三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陪都各界新年慰勞盟軍籌備委員會敬請各界捐贈禮品啓事

查駐華美軍及盟軍將士數年以來與我並肩抗敵迄日本投降復助我受降備極辛勞茲值新年將屆爲表示謝慰之意起見已訂於三十五年一月九日十日兩日假勝利大廈舉行盛大慰勞晚會關於禮品方面除函請黨政機關團體首長及金融工商學婦女新聞各界捐贈外敬希陪都各界同胞踴躍捐贈下列各禮品：（一）古玩（二）書畫（三）金石（四）刺繡（如圍巾台布沙發套枕頭套等）（五）國產手工藝（六）磁器（七）盆景（八）猴犬鸚鵡金魚等動物一律務求輕便精美及雅致者爲佳并請於一月五日以前送交中興路韓家巷九號前全國慰勞總會舊址交由本會代收俾便配贈至紉公感

陪都各界新年慰勞盟軍籌備委員會謹啓 十二月卅一日

作近鋒刃汪——

夢鄉還

展刻木畫漫——

地址 廣務服會社口路兩

時間 一月二日至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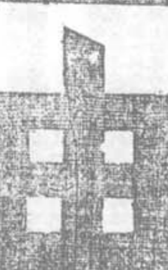
民主教育

第三期

目錄

- 詩歌：進步讚；哀輓一二一 …… 郭沫若
- 行知行說 …… 陶行知
- 建立世界大學的提議 …… 陶行知
- 專題：虛偽——民主教育的障礙 …… 孫素
- 蘇聯的科學 …… 一定消滅、江蔚雲等
- 譯：手 …… 李爾威爾
- 報告：一二一血案實錄 …… 方與嚴
- 通訊：武訓紀念與普及教育 …… 方與嚴
- 評介：新教育體系 …… 柘林
- 童話：老公雞 …… 柘林
- 時評：世界還在動搖中 …… 翰飴

倡導民主建國——代表人民說話——

導報

蘇東主編：

第七期元旦出版

- 重慶一十八大雜誌爭取言論自由五大主張 …… 民主星期刊等
- 政治協商會議 …… 侯外廬
- 我們的控訴 …… 本報
- 聯合國是什麼 …… 瀟湘
- 消滅思想的法西斯形式 …… 孫起孟
- 民主建國會爲本報被禁發表談話 …… 來件
- 民族工業與自力更生 …… 畢季龍
- 不分畛域 …… 陳白塵
- 踏破鐵鞋無處覓 …… 梅志
- 如何救濟四川織布業 …… 賀光煜
- 一切還給人民（詩） …… 亞丁

讀者來稿

徵求本報遇難紀念訂戶二萬戶

照原價七折優待

- 三個月五百二十元——七折——三百六十四元
- 半年一千〇四十元——七折——七百二十八元
- 一年二千〇八十元——七折——一千四百五十六元

地址：渝中正路一五二號二樓

總經售：全國各大書店：每期零售四十元

新中國書局

上清寺門市部

開幕紀念 全部圖書 一律五折

租書部：另設租書部 藏書千餘種 廉低費閱訂 便簡極手續

文具犧牲品：筆水金眞諸文號大 每支5.00元；金城金尖水筆 每支2.800元；88眞高樂復寫紙 每合6.000元

地址：中山三路三〇八號國府路口

一園大戲院

元旦隆重獻映 全部歌舞 滑稽古裝大片

夢遊羅宮

新年看此片包君歡天喜地！美女千人協力合演

著名諧星 湯美俊德爾 領銜主演

吳氏吹萬室所藏歷代古物書畫劫餘展覽

時間：三十五年一月三日至九日上午九時至午後五時止

地點：七星崗江蘇同鄉會

參觀劵每張國幣二百元

郭沫若 馮玉祥 陶行知

三先生 應本社之請舉行

四賣興學

（一）賣字 每件一萬元

（二）賣文 每千字一萬元

（三）賣演講市內 每次一萬元

（四）賣詩歌校歌 每首一萬元

● 壽輓結婚詩歌 每首二萬元

辦法：款先全付，二星期取件，紙自備或代辦。

用途：收款盡充本社推行普及教育之用。

介紹：凡介紹十件以上者贈三先生一位親書文化爲公一幅介紹五十件以上者贈文化爲公一幅詩一首並刻碑紀念介紹一百件以上者贈文化爲公一幅詩一首刻碑塑像于武訓堂以永紀念

收件通信處 重慶和平路管家巷廿八號

生活教育社啓

遼西國民黨軍擴大內戰
分路侵入熱河邊境
熱東阜新已被侵佔
事實應大反映出國民黨蓄意內戰

▲冀熱遼十二月三十一日電 侵佔北寧路以北的錦縣、北鎮一線的國民黨軍，現正分向熱河邊界北票、義縣的國民黨軍，二十九日已以猛烈砲火向義縣以北的清河門和西門八路軍駐地進攻。黑山以北八道壕的國民黨軍，亦向西北的彰武及以北新立屯的八路軍進犯。各地八路軍以衆寡懸殊，於雙方接觸後向熱河境內撤退。上述攻擊的地點都在熱遼邊境，越過此邊境，就是熱河東部的阜新。國民黨軍在接收瀋陽的名義下，侵入熱遼邊區以後，現又準備進犯已完全肅清敵偽，並建立了和平民主生活的熱河省境，這證明國民黨軍進入東北的主要目的乃是擴大內戰。（新華社）

▲本市消息 據悉：由遼西進攻熱河的國民黨軍，已於十二月三十一日，自錦州侵佔阜新，並率領國民黨所委的熱河省政府要職員多人，隨赴阜新。

▲延安一日電 國民黨當局最近公布和平之民國三十五年的財政預算，是可靠的調查證明之[illegible]。重慶報界盛傳本年軍事費用[illegible]示嚴重的警告。大公報社論[illegible]會要求全國軍隊裁減至五十萬。由於國民黨當局頑固地指揮停止內戰，現在國民黨軍除在各地擴徵兵外，並在華北各地改編偽軍，以為進攻解放區的民主政權之用。（新華社）

杜聿明親率大軍 進攻朝陽圍窺承德
平綏線上，國民黨軍分三個方向，準備進攻張家口。

▲延安三十一日訊 杜魯門聲明，馬歇爾來華，三星期以來公布，中國共產黨代表正式提議立即無條件停止內戰，中國各方民主人士的和平呼籲，均未使國民黨當局停止其既定的內戰計劃。中共代表團於本月十六日到重慶後，即公開要求立即無條件停戰，以後，又向國民黨代表提出提議，二十七日並以書面建議交予國民黨，提議雙方立即停戰，一切有關內戰之問題都留在停戰後以和平協商方法解決。對於這樣的迫切問題，國民黨當局態度至今仍極曖昧。合衆社重慶二十九日電：國民黨政府將仍以國民黨軍隊繼續利用鐵路的要求，來拒絕無條件停止內戰。國民黨當局對於政治協商會議的態度，也是同樣的曖昧。因此，在一九四六年新年的前夜，中國的軍事形勢，繼續嚴重化。在遼寧西部，國民黨軍杜聿明部的五十二軍三個師，與十三軍兩個師，在侵佔北鎮與黑山後，又於二十八日下午，以三個師侵佔錦州以北的重鎮義縣。二十九日，復向義縣以北、遼熱邊界以北的清河門進攻。義縣以東黑山方面的國民黨軍，已攻抵遼熱邊界鐵路交叉點新立屯附近，企圖由東西兩面，夾攻熱河省的阜新城。另據合衆社重慶廿九日電稱：「杜聿明本人，正親自監督進兵朝陽，與約距錦州西北五十五英里之北票。」此二地，在義縣以西，通往熱河省會承德與熱河中部的赤峯的鐵路及其支路上。據悉：國民黨軍事當局，已訂有進攻承德及赤峯的計劃。合衆電又說：「據稱：中國裝備與訓練最精良的三個軍，計由美國船艦運至滿洲。該三軍之番號，爲廣東新一軍，南京新六軍，與現尚在昆明之南京第五軍。」這些軍隊，如將與杜聿明部同樣用於東北與熱河的內戰，但總須適時。杜聿明部卻在二十七日宣稱：「必須寬更多的政府軍隊到滿洲去」，因爲「要由遼寧熱河邊境打回國」。除中國內窺的其他重點以外，今天：

㊀北平古北口與南口的三角地帶，國民黨軍在這一地帶集結九十二軍、九十四軍，與十六軍，約八萬人的大軍，現仍在繼續北調。國民黨軍於侵佔古北口[illegible]的石匣後，又會本月六日，向石匣以東的北馬營進犯。國民黨軍[illegible]，則於上旬即進犯昌平以北的大小紅門陣地。蔣介石氏在北平召集軍事會議後，南線形勢更趨緊張，像已限令於本月下旬內完成大規模攻擊準備。北古路方面，將配合山西陽高向永德的進攻；平綏路方面，則將與大同方面，歸綏方面，協同日寇，進攻張家口。現大同的閻錫山部晉防第五軍，已於本月六日勾合日軍北犯豐鎮方面的孤山，十四日則向西侵至口泉西四老溝，另一部出擾高窩，揚言將進犯左雲。歸綏的傅[illegible]

㊁徐州以北的津浦線附近地區，一陣大股所統率[illegible]向集寧進攻。

㊂新鄉以北的平漢線附近地區，國民黨集結的八十五軍、三十二軍，與四十軍，與後的三十軍與四十軍，偽軍雇[illegible]，四路軍孫殿英部，準備於明年一月，開始舉行大規模的進攻冀南解放區。本月三日，平漢路東封邱的國民黨軍，向北侵佔冀南長垣。在新鄉以北平漢線的漢奸[illegible]國民黨軍，亦向東侵擾衛河與衛河區。（新華社）

㊃豫鄂邊境的平漢線附近地區，國民黨軍調集[illegible]五十五軍、五十五軍、十五軍、六十九軍，和孫蔚如指揮的六十七軍，七十五軍，七十二軍，八軍，七十六軍，正圍攻新四軍五師。豫南各軍，然後[illegible]一步「[illegible]」。（新華社）

周恩來同志 昨晤馬歇爾

▲本報特訊 昨（一）日午後五時許，周恩來同志與馬歇爾特使晤談，至七時辭出。

中國民主同盟發言人 對時局重要談話

▲本市消息 中國民主同盟發言人，頃對當前時局發表談話如下：

（一）停戰問題

（一）贊成停止軍事衝突，同時恢復交通，但一切軍隊，應各駐原地，不能利用鐵道，調動軍隊。

（二）軍事考察團除由國共兩黨代表參加外，我們贊成由政治協商會議公推社會公正人士組織之。共人選不限於政治協商會議代表。

（三）我們希望國共兩方於元旦宣佈停戰，現既未能作到，政府所公佈之辦法，我們主張能照以上所修正之點於協商會議開會以前作到，以慰國人之望。

（二）關於政治協商會議問題

我們本來希望早日開會，現既定本月十日召開，應儘量利用會前時間作會外協商工作，並應舉行預備會議，以商定會議之技術問題。

（三）關於蔣主席元旦廣播詞之意見

（一）關於國民大會，我們與蔣主席意見想不相同，我們主張重行國民大會之組織法與選舉法，成立真能代表民意的國民大會。至於保留十年前選舉之代表，另外增加名額，以舉行國民大會，根本與民主精神不相符合。此種辦法應予[illegible]。

（二）關於擴大政府基礎及黨派人士參加政府一節，有參加決定政策及執行政策兩面甚爲合理，但我們認爲開放政權、改組政府，應由協商會議公同商定，不能由一黨以授權方式出之。

（三）關於軍隊統一於國家一節，各方均無異議。但必須與政治民主化並行之。

（四）在廣播詞中僅提到中央政府改組的話，對地方政權實爲眼前糾紛之點，我們主張應本各黨聯合之義，及早實施地方自治爲解決之道。

友聲
供獻一個新的建國綱領

劉王立明

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個新年來臨了，在這日月重光的今日，不但八年來慘遭日本殘殺，蹂躪，侮辱的我國人民，感到痛快，「普天同慶」的歡欣，正在籌劃一個的乾坤。「桃符萬象」，「萬象更新」，這一年一度新年的新，在人類社會裏，總算是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新的成就。新人爲萬物之靈，但同時，又說離不了宇宙，「賭天苟存」，是則我們的「賭天生存」，此時此地，我們應該更新！消滅的是和平，內戰只是民族自殺，內戰的人，民族的罪人，人民公意是歷史的判決，來，各地同胞的呼籲，是明，一切的反內戰行動，以及犧牲了的烈士們的犧牲，也就是發了組織共同的認識。內戰，姑且不論它的罪惡怎樣，打也是打不完的。

北伐以來，國共兩黨以武力相見，如今已近二十年了！論年齡，就是一個孩子也在成年了，打的一途，我認爲該停止了。

政治協商會議是講理的辦法，是成年人的作風，應該早日舉行。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使全國人民對於更新一下，及早舉行及他的成功，均在聚精會神，友邦人士，爲了同情我國老百姓的，讀點及鞏固世界和平，也同樣的非常熱望。

這台戲將來商討的範圍，必甚廣泛，但我希望他至少能有兩個成效：

（一）國共雙方即時下令無條件停止軍事行動。

（二）先決問題，在不妨害國民的法統之下，產生一個建國的最高權力，臨時聯合政府，共人選應由各黨派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illegible]充任之。政治協商會議，[illegible]國民政府[illegible]規定之權限：甲、[illegible]乙、軍事[illegible]防軍，十萬至一百萬。丙、[illegible]丁、平均地權。戊、[illegible]等。己、改進[illegible]庚、[illegible]

大公無私，講國家的利益，應超過黨派的利益，更應超過個人的成見。俗語說：「識時務者爲俊傑」，願出席政治協商會議諸代表，澈底了解大多數人民的痛苦及呼求，歷史的趨向和友邦的期望，大刀闊斧，在民國三十五年的元旦，立一個宏願：在本年除夕以前，善用時機，爲中國開闢一條新路，使他進入一個新的紀元。

是某家某人的國啊。所以今天談團結，我希望那些代表人民利益的少數統治集團，應向我們人民相忍互讓，才能真正團結。團結於民主，而不團結於獨裁。

七個問題的答案

力揚

所提關於當前的答如六：內戰的實質是怎樣才能使國結實才能使內戰

（一）內戰的實質是什麼？答：內戰的實質是國民黨軍「收復」解放區的各戰場：昆明「一二·一」血案，正是內戰更殘酷的一線，因爲在那裡屠殺的是手無寸鐵的人民！

（二）怎樣才能使人民獲得自由權利？答：「自由權利」就是我們人民自己的，但既被人民的公僕們強奪了去，我們就得拿出力量向他們收回來。而且在雙十公告內，我們底公僕們也鄭重地聲明過給我們一點兒權利，我們就得要他們的權利，我們就得要他們實現，算是先還給我們一點兒權利，我們就必須要本利清還，如果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府，不僅是中央的，而更重要的是省、縣、地方的各級民主政府。

（三）怎樣實現政治民主化？怎樣改組政府？怎樣推行地方自治？答：中國政治爲什麼不民主？因爲有「獨裁」。今天中國要實現民主化，首先政治民主化，或共政治民主化。

一黨獨裁的制度廢止之後，應由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改組成民主的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聯合政府。地方自治，顧名思義是地方人民的「自治」，應由各地方的人民選舉人民代表，來執行地方政權。過去也像煞渡過有「地方自治」的名字，那是由中央派些不了解地方人民的疾苦，而且是反人民利益的人員去治人民，那是「他」治，不是「自」治。

（四）怎樣才能實現軍隊國家化？答：目前中國軍隊，除八路軍、新四軍屬於中共外，無論怎樣掩飾，其餘部隊都是國民黨黨軍，看他們以「忠黨愛國」來訓練士兵，也就可以了解其實質。所以要軍隊國家化，首先要有一個民主的政府。在真正的民主政府沒有建立之前，我也贊成「秀才管兵」的辦法，把兩黨的軍隊交給無黨派的有威望的社會賢達來統率，或是交給民主同盟的領袖人士，因爲民主同盟本身沒有軍隊，可以公正處置。

（五）和平建國的共同綱領應該是怎樣的？答：和平所建的國，應該是爲人民利益而建的國。一切綱領應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至於詳細項目，辦法，希望參加政治協商會議諸公從長計議。我只提出我認爲目前人民所迫切要求的幾項。

1. 復員的綱領：復員不是把一些貪官污吏從甲地遷到乙地，又從乙地搬回甲地，去升官發財，搜括民財。而是要使人民能夠復返家園，失業的能夠復業，失學的能夠復學；於常備軍之外的官兵應該歸農，參加生產。

2. 和平生產的綱領：應該提高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之所以落後，窮困的原因，而全盤地定出發展民族工業，改進農業的計劃，以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努力，始能躋國家於富強之域。

3. 文化建設綱領：提倡鎖目前須爲濟慮軍隊中，學校中，政府機關中，以及社會生活中一切封建的法西斯的殘餘思想、生活方式，而增强民主、自由的思想與生活。在生產建設與實施的時候，文化教育應配合着生產建設而擬訂。

（六）國民大會的代表應怎樣產生？大會的職權應包括什麼內容？憲法應包括什麼？答：首先，十年前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民代表應該無效，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也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自定爲「當然代表」。由政治協商會議制定新選舉法，實行無約束的普選，產生新代表。國民大會相同於英美的國會，其職權大體上應該相同。共最大的職權之一，是制定憲法。憲法內容我以爲最主要的應包括總統所提出的四大自由，尤其重要的是「不匱乏的自由」，就是說中華民國的每個國民都應有工作，有飯吃，有衣穿的起碼的權利，而憲法必須規定政府有向人民切實保證這權利的義務。

十二月廿九日

一二

盧鴻基

（一）請這些「頂好」的美國軍隊帶着他們的「頂好」的發債和「頂好」的美金趕快通通回美國去，不要在「頂好」的中國當官方幹這「頂不好」的殺戮人民的事；一面不再進攻，一面也就不必再抵抗了，雙方都無條件的歡下手；內戰就停止了。把真正的民主才能使國結實現。一人獨裁，一黨專政，我做主，你做客，他無份，那無論如何團不攏來，結不攏來的。

（二）只有澈底實現了民主政治，不再有「皇帝」，官僚，武裝「同志」，田凱，姜凱之流作威作福了時，人民不再「自行失足落水」了時，人民用不着到御前去見親密訴冤屈了時，人民才能獲得自由權利。

（三）要由真正的把人民當主人看待的人們來共同管理政治，政治才能民主化。我贊成先由各黨派及無黨派的民主人士共同組織大家都有份的聯合政府。地方自治自然是要由當地民衆，各黨派、無黨派人士自由、公開的選出公僕來管理地方的事。如果由官方派人去治，那就不是自治了。

（四）我覺得如果那些軍隊交到不是一家獨佔的，而是大家有份的聯合政府，軍隊一定能夠國家化。我也贊成秀才管兵，但這秀才不是會國藩式的秀才。

（五）綱領之類的事，我不但無常識，而且連意見都想不出自己能夠相信的意見，只好蹈白卷了。

（六）先要有了個民主的聯合政府了，然後在這個民選的政府下，經過真正的國民普選的代表才是真正的國民大會的代表。聽說十年前就怎樣怎樣的選定了[illegible]代表了」。可是我選「靈民」卻從沒接到通知投過一張票，更不知道誰那一個阿狗做了我的代表。國民大會不是國民「黨」代表大會！第二問是我常識之外的，恕我白卷。

（七）我也贊成大裁兵。兵多了只有苦了我們老百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的兵實來用在發展科學和文學藝術這上頭罷。大量的設立科學館、圖書館、藝術館；無條件的培養這些科學、文學、藝術的工作者！而且百分之九十九的養兵費中一定要把三分之一用在藝術這一面。目下千萬趕快用飛機、船艦運送我們國家搭去的兵、不要還什麼兵、兵、兵了！

政治的事我是不懂的，我只是以一個無黨派的國民身份，據一點尋常人們的常識來回答這些問題的，這也不免書生之見。此覆撰安

十二月廿七日

滬學生歡迎馬帥大會 發表告社會人士書
說明學生真正的要求

▲上海航訊 上海市大中學學生歡迎馬歇爾特使大會，被一些特務份子搗亂，並冒充學生名義，寫信給馬歇爾，內容荒謬，詳情已見本報（二十二、二十八日）。上海市大中學學生歡迎馬歇爾特使大會，特發表「告師長同學與社會人士書」，說明事實真相。按該會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已綜合各校同學對馬歇爾特使的期望與要求，定下列六項：「㊀希望馬歇爾將軍促進民主政權之建立；㊁要求美國幫助中國農工商醫學文化教育事業之建設；㊂尊重中國民族利益貫徹羅斯福總統的對華政策；㊃要求馬歇爾將軍考察[illegible]

「告師長同學與社會人士書」中，鄭重聲明：「[illegible]取學生致馬歇爾特使的情形，對該委員會[illegible]把[illegible]馬歇爾。」

日本共產黨領袖 岡野進離華返日
行前發表告別中共的電報

▲延安十二月二十九日訊 此間頃接到岡野進同志離開中國前發出的告別中共中央、八路軍、新四軍的電報，全文如下：

中共、八路軍、新四軍同志們：

我們在這個日本同志經過張家口等地到了延安，從這裡我們將準備向日本出發。

現在我們決要離開我的第二故鄉中國，在這個時候我不知如何表現我對於中共、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感謝，尤其是對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給我們的偉大的友情援助和激勵。日本共產黨現在已由十八年長期在監獄裡英勇鬥爭過的同志們合力投重新建設起來了。

我想要作我黨的一個戰士並爲了日本的民主化和鞏固的和平而鬥爭來貢獻一切。

這就是答覆你們的友誼援助的最好辦法。

再見！

岡野進（野坂鐵）

美作家查非近著 「亞洲新邊界」
直率批評國民黨的獨裁

▲經濟二十八日電 美作家查非著「亞洲新邊界」一書，率直地批評了日本對中國的[illegible]以及國民黨的[illegible]獨裁，但說「只有提高人民生活水準，解除封建束縛，建立強大繁榮並與民族獨立爭取政治民主與民族的廣泛綱領，才能使亞洲成爲國際和平的基礎，對於確立強大的世界經濟以及其他各國的繁榮均屬必要」。（美新聞處）

中國民主同盟 蘇局籌備民主同盟 呼籲立即停止內戰 對時局提出意見多項

▲本報特訊 蘇門答臘華僑民主同盟，鑒於內戰有增無已，特電蔣主席、毛澤東先生，並提出要求四項，原電如下：

蔣主席、毛澤東先生鈞鑒：日寇業經潰，法西斯已徹底崩潰，抗戰勝利，海外僑胞無不額首相慶。乃月餘，毛先生親至重慶，商談後國共合作，公佈會談紀要，我僑胞以爲國共兩黨能精誠合作，建立一獨立自由幸福之新中國。詎料內戰未稍戢，同室操戈之見於今日。凡屬中華國民，莫不同之而痛心疾首。尤使人驚異者，美國軍隊反而源源開到，接濟軍火較戰前更猛烈，頓使內戰局勢日益嚴重。此中國餘，不無可慮。

公等領袖抗戰八年，國家元氣之虧損，人民生活之痛苦，俱屬空前，何堪再受戰爭慘禍？本同盟本保衛民主、擁護和平之宗旨，用敢坦直要求：（一）國共雙方軍隊，應立即停止軍事行動，各守原防，靜候解決。（二）敦促美蘇兩國，將駐華軍隊全數退出中國，以減低內戰之威脅。（三）提早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依照民主平等原則，解決一切政治軍事問題。（四）取消國民黨所指派之國民大會代表，重新召開由人民直接選舉國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民主政治。凡此四者，爲阻止目前內戰之必要條件。萬望公等採納，斷然阻止內戰之擴大，以挽回目前之危機。中華民族幸甚，海外僑胞幸甚。

蘇門答臘華僑民主同盟敬啓 十二月五日

北平國民黨官員 大發「封條財」

▲新華社北平廿九日訊 國民黨官員自從在北平當了「接收」漢奸賄賂的勝利財後，就又挖空心思，想出一個最「封條財」的封條，幾乎封日偽房屋，不能使人注目，但後面有許多有錢的住宅，總是被封條封住。「封條財」的辦法是這樣的：[illegible]凡被國民黨官員封閉的財產，房主就須出八萬到十萬，花巨款去買一張國民黨官員的封條，因爲日本人也看出這辦法實在太妙了，於是紛紛仿做，結果滿街封條。最小的也要一筆小款項……致弄到出來買一張不封條，於是乎「封條」滿天飛。（新華社）

重要補正

昨日二版本報特訊中關於「政府代表覆文」一段，漏排如下辭句：「停止國內軍事衝突，原爲政府之一貫期望，爲達此目的，必須彼此在辦法上有切實之商定，否則停止衝突之商定，難期有效之實施。爲此提議如左：」

恨同胞 愛敵人

▲北平航訊 北平當局是何居心，雖然一般老百姓對於寬待日本人都感憤怒，但國民黨當局仍有煩言，但國民黨當局仍置若罔聞。反而對老百姓一點兒也不體貼。本市當局特新年來說吧。本市當局特准許日本人專用的東西，例如汽車等，讓日僑在戰敗後偏偏享受，一個新年中日偽的特別幸福。因此，那些日僑也就更加神氣，提着大魚大肉酒糖果等，大搖大擺，在街頭做傲然地走着笑着。街頭我們的許多受餓受凍的同胞，有誰來問一問呢？老百姓都指着說：這同他們統治着我們的時候，有什麼不同？國民黨當局爲什麼獨厚於日僑而薄於同胞？（廿九日）

燈評 十年計劃

合衆社北平十二月三十日電稱：據第十一戰區遣送日俘回國計劃：「至本月（十二月）十三日爲止，由中國各海港遣回日本軍民總數爲一〇四、〇〇五名……若以每次十萬人，設時四月之遲延計算，則在華之二百萬日本軍民，要過十年方能遣完，如此則需十萬名返國後，遣送工作才算完了，但設若援助「遣送日軍回日本」之美軍，也必須在華駐十年才回去了……」。但與此同時，卻「蔣主席不知幾時才能遣送完了」。（聯合社北平十二月三十日電）

但與此同時，據我們所知，國民黨當局仍在上月接收了日軍二萬多人內戰之兵，即日派往「九龍」、「上海」等地將五十二軍、十三軍、七十一軍、七十五軍一部運到了[illegible]，又運到中央軍的四千人新編自衛隊的運輸艦開到葫蘆島」，據說「將有中央軍的[illegible]兩個師到葫蘆島登陸！」（聯合社天津十二月三十日電）

蘇京廣播論中國局勢 望我努力民主事業

貝爾納斯警告中國，如因內訌而分裂，將不能在聯合國中獲得適當地位。

▲延安一日電 今日莫斯科廣播，評「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一年」說：一九四五年在人類歷史上將永遠被認以是偉大勝利的一年，這是自由民主與幸福的進步事業戰勝了反動黑暗勢力的一年。在論到中國的局勢時，廣播乃稱日本再也不能威脅中國的自由與獨立了。現在的問題，中國是否會成爲偉大的國家，是否能成爲不僅在東亞而且是在世界上的偉大列強，這一切要靠中國人民，首先要靠國民黨政府團結全國人民與建設民主事業的努力來決定。蘇英美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曾明白表示，中國有建立一個團結民主國家的必要。（新華社）

▲華盛頓十二月三十一日電 美國務卿貝爾納斯昨夜向美國人民廣播，報告莫斯科會議情形，並且向中國發出警告說：一國因內訌分裂，將不能在聯合國中佔有適當地位，以履行總國際責任。貝氏說：莫斯科會議所成立的各種協定和諒解，完全顧到中國利益。中國在五國外長會議，遠東委員會，朝鮮臨時政府組織和託管，都是參加的；但中國如果因內訌分裂，將不能在聯合國中佔有適當地位。杜魯門最近宣佈的對華政策，莫斯科會議中也曾加以討論，聯合各國對於這種政策意見一致。三國政府都承認中國應停止內爭，由各黨各派大參加國民政府，並重申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三強對華政策成立諒解，也可幫助馬歇爾履行他所負的使命。

美國遠東政策，在權威可以維持永久和平的條件，與和聯合國合作，實在是這一政策的主要部份。

貝氏又說：遠東委員會和管制日本委員會的設立，對於麥克阿瑟行政方針，並無束縛。美國在構成政策方面，仍然居首要地位。（美聯社）

四強管制日本問題 曾獲麥帥見解

貝爾納斯告訴記者

▲華盛頓三十一日電 美國務卿貝爾納斯向記者說：莫斯科會議的經過情形，並未臨時通知麥克阿瑟元帥，惟會議以前，曾徵得麥帥的見解。陸軍部與國務院對於管制日本的方法，已獲一致見解。英國代表澳洲發言，爲主張對日管制機構改變政策的最力者，蘇聯所希望的改變程度，遠不及澳洲。貝爾納斯說指麥帥所主持的管制機構，並表示他希望各國一致同意充分保持麥帥的權力。記者詢以麥帥的權限中，有無擬定政策權的一項。國務卿答覆說：政策的決定權操諸遠東委員會。貝爾納斯隨後表示：他個人如非事先徵求其見解有參考價值的人物（即麥克阿瑟），則必不來擬此項管制日本的計劃。國務院最初擬定的計劃，在使本身有參加管制日本的較多權力，遠東顧問委員會討論這項計劃後，又提交陸軍部，麥克阿瑟訪問東京後的建議而大加修正。莫斯科外長會議對於這修正後的計劃，並未加以重大的更改。貝爾納斯說：莫洛託夫因極感疲倦，不擬出席倫敦的聯合國大會，但莫洛託夫的缺席，並無重要意義。（合衆社）

▲華盛頓十二月三十一日電 美國務卿在昨晚廣播報告莫斯科會議經過時說：三國外長們於原子能的討論，只以美英提議由聯合國設立管理委員會爲限，至於技術方面或科學方面的事情，都沒有討論，蘇聯政府也沒有問到這方面的新武器。他又說：伊朗問題沒有能成立協定，但也並不失望。對於朝鮮問題，貝氏說：美蘇聯合委員會和朝鮮臨時民主政府合作，或可發現其實行託管，我們的目標就在加速使朝鮮成爲聯合國獨[illegible]

中國共產黨 並不反對私人工業

密勒氏評論週報記者魯波

據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編者按：魯波是密勒氏評論報的特約記者，現在正在中共地區旅行，本文是他對新四軍區的第一個印象。魯波[illegible]於[illegible]尼亞大學，現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illegible]，戰時曾在[illegible]大東[illegible]，後來參加美國新聞處在[illegible]工作。——編者識

記者旅經新四軍區域時所得的第一個印象是支配這個區域的政治和經濟思想的，是一種『中國式』的混合的馬克斯主義。毛澤東、斯大林，和列寧的肖片，高掛在牆上。記者的第二個印象卻和第一個印象[illegible]很多政府官員並不是共產黨員；私人投資不僅存在，而且真正繁榮、發展着；天主教的牧師們毫無阻礙的住在這裏，進行他們的工作。記者還碰到有時的牆上也掛着蔣介石、杜魯門總統、阿特里首相的肖片。

非共產黨員所擔任的職務並不是像書記、錄事那樣無關緊要的工作。一個市的市長可能是一個國民黨員。朱韓孝（譯音）曾經過日本的士官學校，是蔣介石的前期同學，參加過孫中山先生的革命軍，他並沒有參加過任何政黨，現在任這裏三縣的副[illegible]孫中山先生的秘書，是國民黨員，現在任新四軍解放區政府的副主席。

有時候，爲避免沒收私人工業，政府似乎反而退後了。這裏的模範縣東台就有兩個重要的工廠，依然由上海的資本家經營，一個是棉紗廠，一個是動力廠。棉紗廠的主人現在依然由經理經營業務，動力廠的主人雖然自日本投降後還沒有親自來過，但是他們的財產還是屬於他們的。同時，政府正經營和扶助這個工廠以及城內、市郊的電力供應。所有這些設施，曾經在僞政府統治下不幸地失去效用。棉紗廠的情形特別值得介紹。上海的周伯濤（譯音）經營這個工廠已經有好幾年了，他是一個實業家，在別處還有很多類似的棉紗廠。當日軍佔領這裏後，曾有幾年周先生沒有管理這工廠。日本人覺得這個工廠太小，無足輕重而沒有接收，所以它的軋棉機、紡紗機，都停止了作用。三年前，周先生又恢復了工廠，斷斷續續的工作着，一直到日本投降。今天他換了一個經理，在新四軍政府勞動法規定下繼續經營，每天粗紗產量已由二十英磅增加到三十至四十英磅。

在記者看來，周先生某種程度上至少有一點像是和日本人合作的合作主義者。他在敵僞政府統治下經營工廠，由此幫助鞏固敵人的經濟基礎。但是新四軍政府的官員對周先生的態度卻有一種重大的看法，正像這裏縣長所解釋的那樣。他在上海曾當過幾年法律教授。他說：「周先生沒有幫助日本人。周先生並沒有製造軍火和軍需品。他只是做生意買賣，爲自己賺錢。日本人也不喜歡周先生的，所以他們甚至阻撓他的紗廠營業，所以他們並不特別有利於日本人，所以現在我們允許他營業。」

並且，新政府希望周先生對工人的待遇已經有某些地方改善了。這區域長認爲周先生也不十分喜歡新政府的。——正像美國工業家不喜歡羅斯福的新政一樣。

當縣長解釋新政府官員的這種看法時又說：「這些中國人都是漢奸，所以我們沒收他們的工廠。第三種是中國人經營的，這裏又有兩種人，一種是明明和日本人合作，製造軍火的，我們也沒收了這些工廠。「但是也有一些人，僅只是經營與敵人無益的工廠。他們沒有和日本人合作。他們只是在營利的生意上，爲自己賺錢，事實上，我們承認他們的財產。我們是在政府的扶助下繼續經營生產。」

一般人認爲教會在共產黨區域內是不安全的，記者在東台縣遇到的卻是一種和這種說法完全相反的情形。耶穌教的宣萊雷神父是一個例子。他是參議會的委員，最近從上海來履行他的職務。宣萊雷神父是一個很年青的人，原籍舊金山，在中國已經七年了。他說共產黨人對他很好，他正想遇些東台縣四郊，以統計這一區域天主教的人數。一部份原因是因爲居民沒有回來。參加禮拜的只有十五人左右。

至於地主，他們來自各方。而無論是國民黨員，或是非黨員，他們都[illegible]的。但是一切都使[illegible]民主同盟的政治[illegible]四[illegible]的主要[illegible]（譯音）[illegible]新四軍總部所在地[illegible]軍區政府不僅[illegible]共產黨保留了大部分中國的[illegible]，只[illegible]自由、[illegible]及允許地主向[illegible]的[illegible]

（譯自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海密勒氏評論週報）

美英外長 電莫洛託夫致謝

▲莫斯科一日電 貝爾納斯致莫洛託夫電：「我們逗留在莫斯科的期間，承蒙蘇聯政府和你個人對我們表現殷情高誼，離別蘇聯之際，我願向你表示我的異誠感佩，並請轉向斯大林大元帥感謝他的盛惠和厚遇。」貝爾納斯（簽字）

▲又訊 貝文致莫洛託夫電：「在莫斯科的時候，承蒙你和你的助手們對我和英國代表團熱情款待，離別蘇聯之際，我特向你再電表示感激之忱。我覺得：剛舉行的會議，在走向人類所渴望的永久和平安排的道路上，已構成一個重要階段。謹祝一切順當！」貝文（簽字）（塔斯社）

立會日的日期。聯合委員會將向美英蘇中建議成立一朝鮮臨時民主政府，並將以四國託管朝鮮在五年內獨立。（美聯社）

▲華盛頓一日電 美國務卿貝爾納斯說：最近之莫斯科會議中，並未談及德國西部邊界問題。（路透社）

維辛斯基等到達羅京

▲倫敦三十一日電 據羅京布加勒斯特廣播，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所指派的盟國委員會，已抵布加勒斯特，委員會共三人，即英駐蘇大使卡爾，美駐蘇大使哈里曼，及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維辛斯基。（路透社）

保證世界永久和平 須消滅法西斯特務

蘇・薩斯拉夫斯基

▲莫斯科三十一日電 薩斯拉夫斯基在眞理報著文，詳細論述希特勒匪黨曾經用來把德國繼續控制住的格殺打撲（秘密政治警察）組織。他說紐倫堡審判的格殺打撲的錯綜曲折的迷宮中種種活動的全景，並不會把它顯示出來。希特勒匪黨大頭子之中，有一些已經在罪人席上等死了，格殺打撲的若干下層分子，已經關在集中營裏了。法西斯政權所留的許多地下通道已被發覺，而且被摧毀了。然而什麼人能夠說得出，他們中間究竟還有多少依然保留在德國呢？

紐倫堡審判雖沒完成這樣的根，但是，由於對敗北的法西斯主義抱着這溫厚的態度，使人類享受何等樣的危險，這一點總已十分清楚了。起訴人所揭露的一幅法西斯組織的圖畫，表明了德國的格殺打撲地下組織依然健在，表明了法西斯隨時就會出現，也還在拚命想辦法隱藏和平的基礎。

把德國法西斯徹底消除的任務，并不是只以將懸已經被捕的罪犯爲限。所有一切地下通道，希特勒份子所掘的所有一切巢窟，都應該予以毀滅。要達到這一點，并不必照字面上的意義去把地下掘開，不必到罪犯份子們的中間去尋找。法西斯地下通道，直接通到德國工業企業經理們的私人辦公室，直接通到德國各大學和高等學校。

起訴人在紐倫堡[illegible]的招牌上寫着的是公司的甚麼名稱呀。胡說啊！這首先就是一種格殺打撲機關呀。英軍佔領區中是照平時編制的德國軍事總部呀。無聊啊！這就是格殺打撲的支部，有亦自己的地下通道和格殺打撲的別的巢窟相通呢。地下的格殺打撲的分子，來就比法西斯主義在敗北的德國中新的生存條件，誰知道呢。

而且，格殺打撲的天羅地網，並不限於德國。法西斯主義是不需要國界的。他們利用他們的朋友們的掩護，或利用當局的疏忽，能够鑽得進去的地方，他們總要偽裝各國的政府和政治生活，偽裝別的民族的生活習慣和倫理觀念。

西班牙和葡萄牙運用提嘛？在紐倫堡受審判的人們所犯的國際罪惡，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正是政府當局的政策。

而在瑞典，請訪問組織不體，在「每日新聞」編輯部中，全世界人士就看到了法西斯格殺打撲地下通道的一個洞口，在這個格殺打撲的地下組織中，曾經存在過，而且也許依然存在着這樣的別的洞口。

在土耳其，巴本曾經擔任過德國大使職，而他在其中擬定他的陰謀計劃，[illegible]勸過（或者現在還在活動着）的，德轄的和土轄的格殺打撲特務分子，會不會被破獲呢。

全國的敏銳觀察家們，並不是不知道格殺打撲特務機關的存在。在美國已出版了許多書，說到在美國活動的格殺打撲分子。然而，能夠被觀察家們看到的，還只是這個天羅地網之中渺不足道的一部份啊。紐倫堡審判中的資料，表明了這種組織多麼堅強，表明了它用的是什麼樣的手段，并且表明了它和其他地下法西斯組織有什麼樣的聯系。

在英國，哈哈爵士和小罪魁，已被絞死了——選擇兩個都是德國格殺打撲的特務份子。原來有一條通道，使他們和英國法西斯主義宣傳家摩斯萊和摩斯萊集團十分安全、消遙自在，誰能夠相信呢？紐倫堡審判的資料，最使人信服地表明了，在現代社會中，無論採取什麼形式的法西斯主義——作爲一種「國家」、作爲一種政黨、作爲一種政治組織，在所有「切」都是決定一切不可能的、不容許的，所以在所有一切形式的法西斯主義，都是使人類感受着威脅的一種國際罪惡。「和平」的法西斯主義是一個誑話。法西斯主義有利的格殺打撲就是一種法西斯份子，不管他是在什麼地方，他總是一個格殺打撲份子，只要他覺得適合，他總要準備犯罪的。

所以，法西斯主義應該從各處地方一起撲滅掉。『和平』的法西斯主義，有時會適應地摩擦勝利者的腳，然而，對『和平』的法西斯主義抱着寬厚的態度，就是意味着對忠實而和平的人民從法西斯吃人生番爪下拾救出來的孩子們，抱着殘忍的態度了。（塔斯社）

聯合國大會十日舉行 美代表團起程赴英

▲紐約一日廣播：美國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團人員斯退丁紐斯、康納利、范登堡、羅斯福夫人四人，以及後備代表等一行，已於三十一日乘英國「伊麗莎白皇后」號郵船啓程赴英。美國出席美英蘇中法五國商組聯合國軍隊的軍事代表團人員，同船赴英。

難民在勝利聲中發抖

高林

勝利還鄉，在難民的心中曾燃起過狂熱與興奮。勝利已經過去了，但是時間的過去，早已成爲江水東流，幻滅得乾乾淨淨了。讓大家來看看今天流落在重慶的難民們的生活吧！

勝利以後經過難民多次的請願，要求維持生活和遣送還鄉，社會部乃於九月間公佈了一項辦法，主要有兩點：（一）設立食物供應站；（二）籌組遣送還鄉。

供應食物的第一天，一個難民收容所的院子裏鬧哄哄地一羣羣人圍着在高聲吵嚷，院子的一角是一座新砌的飯灶，旁邊放着兩大桶黃色的飯，爲勝地散發出刺鼻的酸氣。我問一羣難民爲什麼這樣嚷，當他們即明我是新聞記者時，便立刻像[illegible]似的搶着對我嚷起來：「把像豬的東西拿來給我們難民吃了」。「就是這一點霉飯穀齊齒呢，大人二碗，小孩一碗。」「沒有小菜，連一點水都沒有」。有一個難民走到大飯桶旁邊，抓了一把霉爛的飯湊到我的鼻子跟前，一股難堪的酸味，強烈的刺進我的鼻孔。在這收容所的門口，鮮明而端正的貼着社會部公佈的新辦法——分區設立救濟難民食物供應站，

後來經過難民們的再三要求，供應的飯總算能夠下嚥了，但是小菜仍舊沒有，原因是經費困難。

政府曾有一度決定難民搭輪船還鄉，一時謠傳風行，每個收容所點名驗證，說是隨時都有走的可能，引得一般不是難民而想回家的積極不已。更是受騙，[illegible]具，忙着準備啓程。果然第一批二百餘人搭輪船走了。但是這第一批也就是最後一批。抽籤輪到第二批走的是南岸龍門浩收容所裡的難民。自從第一批人走後，他們便天天在碼頭等待「輪船」，望着來了又去，去了又來，社會部的先生起先來說某日動身，叫大家準備，到了那天又來說這次輪船不能趕，要到某日搭下一班船走。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推下去，到最後乾脆日子也不定，連人都不見了。社會部去見他們也見不到。

一個難民氣憤的對我說：「這簡直是在開我們的玩笑，我們把做小生意的器具，破舊的棉花絮都賣掉了，現在叫我們怎樣生活，萬一要在這裡過冬的話，更是不得了啊！我們自己選出來的總代表給提去了，至今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現在沒有人替我們交涉，也沒有人敢出頭說話，唯一的希望只有請你們新聞界幫忙了。」

六個月過去了，長江航輪越來越稀少，[illegible]希望已完全消失。善後救濟總署採用木船來遣送難民回鄉，到現在爲止登記難民遣送的約有五千人。當局說時當發出這樣的消息，但是難民快要盼完畢了，但是我們依然隨處可以看到難民。

在海棠溪車棚裡面，住着十幾個難民，我問其中一個五十多歲的湖北籍老頭，問爲什麼他還沒有回去，他回答說：「我接到信，許多難民還得滯留在宜昌等船，我因爲沒有被蓋，受不住在江邊木船上的寒冷，而且湖北氣候更冷，在這裡還容易挨過些。」但是我看他上身穿着一件棉襖，下身竟能單褲，他上攏滑一條被褥而破舊的綿絮，住在這四面敞開的車棚裡，挨過漫長的冬天也並不「容易」啊。

在一家公司裡，我看到兩個難民拿了捐册索錢，捐册前面已蓋了二個印，[illegible]到的店名錢數，他們訴說當難民的苦處，又拿着公函哀求捐助，然而公司裏的先生們一方面懷疑他們到底是真難民還是假難民，另一方面也實在被這種糾纏得厭煩了，把頭對事，七八年來每天都有的麻煩，並不理睬。忽然間門口出來大聲：「走！走！」[illegible]這裡沒有的」二個難民也只得[illegible]眼睛失望而去。這些難民乞討爲生的在茶館酒館更加常見，他們手持難民證走到每一個客人面前乞討，但多半是落空的，客人們一見他們就把頭低下去吃自己的飯菜。

有一個四十多歲的難民，頭髮鬍鬚都很長，手上長着凍瘡，已經有好久沒有剃頭洗澡了。他在一個汽車站上替人擦皮鞋，[illegible]，因此就帶着工具箱跑到車站上等着什麼。我一問，他就向我傾吐了委屈：「我是浙江[illegible]，三月間從[illegible]到成都，現在勝利了，聽說政府可以遣送我們回家，因此趕到重慶來，只得暫時在擦皮鞋弄口飯吃，[illegible]你看報上登一下，請你明天在報上登一下，請問政府究竟還要不要我們活下去！把我的名字登出來吧，登上去說不定，[illegible]」我問他未及登記的難民有多少，住在那裡？他說大約有五六千人，大多住在防空洞和涼亭裏，開頭是很清楚的。

難民問題若說有解決，只是驅散了而已。有的在重慶，有的在宜昌，有的在漢口，還有的是在昆明，貴陽成都重慶各地。這些難民的境遇如何？怎樣才能使他們安居樂業？所有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用敷衍搪塞的態度甚至用逮捕代表的方法來對付這樣的問題，將在人民心中刻下不能磨滅的印象。

勝利快五個月了，請大家不要忘記已經降臨，這些在寒風中的飢餓無告的難民們吧！

英暹和約簽字

規定暹羅交出食米一百五十萬噸，兩年內出口食米由英國獨佔收購。

▲倫敦一日電 英官方宣佈說：英暹和約已於本日在新加坡簽訂。簽字人是英印暹羅三方代表。條約的要點如下：暹羅保證交出最高量及一百五十萬噸的剩餘食米，用充其爲戰爭損失而付的一種賠償。今後廿四個月內，除暹羅內部需要外的一切剩餘食米，應由英國收購，英政府將設置特別機構，執行上述規定。條約中的重要安全條款禁止暹羅政府在未得英國政府同意前開鑿通過克拉地峽通印度洋及暹羅灣的運河。暹羅的米、錫、橡皮、及柚木輸出時，將予鼓勵。又暹羅將予規定，不遵守聯合國所建議的一切[illegible]，即需停止，同時[illegible]。暹羅同意遵守[illegible]國際組織所同意的任何國際措置。暹羅將請求加入聯合國組織爲會員國，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以後，凡暹羅所奪取的一切英國領土及其於各區取得的一切權利財產及利益，都歸無效。暹羅所有軍事人員，官吏及人民都需撤出上述區域。從上述區域中奪去的財產應予恢復。（包括貨幣在內）由暹羅佔領土，英國財產，權利及利益所遭受的損失或破壞，都需由暹羅賠償。（路透社）

美對西態度 可能予新考慮

▲華盛頓三十一日電 美駐西大使已回國退休，美政府不打算任命繼任人選。外交界人士說：美國可能根據法國所提出的建議，重新考慮其對西的關係。英美官員對法方建議，也多表贊同。三國政府中的熟悉西班牙情勢者，或將在倫敦聽商。（路透社）

白宮宣佈

一切在美國際組織人員，可享受外交官同等權利

▲華盛頓三十一日電 白宮本日宣佈，一切如聯合國一類的國際組織，而在美國設有辦事處的，它的工作人員都得享有個國政府外交人員的特權。杜魯門總統親署的這項特別法案，將使聯合國一類組織的人員豁免財產稅，且其本人也可不必繳納所得稅及社會安全稅。（中央社）

紐約市長 歐維萊繼任

▲紐約一日路透電 歐維萊少將（民主黨）已宣就任紐約市長以繼拉加瓜第的遺缺。

▲紐約三十一日電 紐約市長拉加瓜第於供職十二年之後，終於卸職，由歐維萊於元旦日就任紐約的第一百任市長。拉加瓜第謂離政界，於下週將擔任廣播評論撰寫報紙專欄及自傳。（中央社）

杜魯門總統 定後天廣播演說

▲舊金山一日廣播：杜魯門總統將於星期四晚廣播演說。（重慶時間爲星期五早晨）

越南臨時政府成立

胡志明阮海成分任正副主席

▲河內一日電 一九四五年元旦，越南民主共和臨時政府（即越盟政府）正式改組爲越南獨立同盟會所組織，自今日起，由越南革命同盟會及越南國民黨加入，成爲聯合政府。臨時政府正副主席胡志明、阮海成，暨十六部部長，於今晨舉行簡單就職典禮。中國盟國官方代表參加，觀禮者僅少數在這裏的盟國記者。越南民衆對各黨團結爭取越南獨立，莫不欣慰，今日此間所有越人居民商店都懸越盟旗幟，以慶祝聯合政府的成立。（中央社）

伊朗，外長會議議題的規定，唯貝爾納斯國務卿則說明三國外長會議將就伊朗問題進行商談。（路透社）

莫斯科廣播 德戰犯三名處死

▲莫斯科三十日電 莫斯科電台今天廣播說：曾在納粹佔領布利安斯克時，從事慘行的德將官二名，下士一名，已被軍事法庭判決。在該判決書宣佈後未及五小時後，即將三名罪犯在布城公共場所當衆絞死。同時受審的另一部份罪犯，被判二十年徒刑。（美新聞處）

法議會通過 總預算案

▲倫敦一日電 據巴黎廣播：法議會今晨以五百四十四票對三十一票，通過總預算案，預算中估計入不敷出二千億法郎。（路透社）

美軍撤出伊朗

▲華盛頓一日電 美國務卿貝爾納斯說：他對美英蘇三國就伊朗問題獲致協議仍寄厚望。最後一批美軍兵士，已於昨日撤離。（路透社）

日皇頒敕書

撰棄日皇爲神觀念

▲東京三十一日電 日皇頒佈投降後的首次敕書，撰棄神道教以日皇爲神的信仰。請人民拋棄其「優越民族」的幻想，在重建徹底和平的日本而工作，並迫切呼籲人民接受日本已戰敗的事實，依照一八六八年明治憲法所規定的君主立憲制度，謀國家重建。（合衆社）

▲東京一日電 盟國在日佔領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發表聲明，贊成日皇新年敕書所採的立場。（中央社）

荷軍一營由美到達東印 英軍逮捕民族運動者

日戰犯山本已押回爪哇

▲巴達維亞卅一日電 據合衆社消息：此間正式宣佈，前在美受訓的荷蘭海軍陸戰隊一營，已開抵爪哇。同時英軍在蘇門答臘清鄉運動中，已捕得九十一人。內有著名民族運動者七人。並解散印度尼西亞民事警察的武力。荷郵船一艘載海軍陸戰隊官兵一千人，五日可抵巴達維亞，聞裝備中有美國製造的坦克車，將在第二艘郵船中載來。這批海軍陸戰隊將接替現在爪哇擔任防守的荷軍及土著軍。（合衆社）

▲巴達維亞三十一日電 前以戰犯身份被逮押往新加坡之日爲十六軍參謀長山本少將，現奉盟軍司令命令宣返爪哇。萬隆近又發生衝突，盟軍將包圍[illegible]日軍下山本少將此次的回爪哇，是和當地日海軍人員的違抗英軍命令有關。同時巴達維亞盟軍已控制前印度尼西亞民事警察七百四十三人，故巴城現平靜無事，屬荷蘭的當地土著軍隊，也受命留營未出，以待荷海軍陸戰隊的開到。英軍當局說：荷軍共有一營，但荷方說將有增援的軍官一百人及士兵二千人，預料明年初可登陸。三寶壠仍不斷發生騷亂。（合衆社）

▲倫敦一日電 荷印副總督穆克十一月間於巴達維亞發表的聲明，將爲荷蘭所提建議的藍本。印度尼西亞方面目前接受上述建議的可能性已較以前增加。穆克一再表明荷蘭以「沙利樂」爲商談對象，[illegible]「政府」。穆克說：沙利樂園並無政府的機構，尤其是此次並不僅限於爪哇方面，而涉及整個東南亞，印度尼西亞的民族運動者迄未具體說明其意向。（路透社）

昨晚火警 燕喜洞

▲本市消息 昨日晚上九點鐘光景燕喜洞街河街發生火警。燕喜洞街四十七號住戶因烘火不慎，引起燃燒，旋延及隔壁四十八號，四十九號等戶。本市消防隊救火車及時趕至，搶救至十時許，火勢業經撲滅，計共毀房十餘間，火頭龍光陽的妻楊錫英已被拘押查辦。（中央社）

抗議捐稅過重 電影停業

▲本市消息 昨天元旦，許多人從四郊進城看電影過年，但都遭碰壁，據與聞人，因爲本市各電影院除美工堂及社交會堂外，爲抗議政府徵稅過重，已於昨日起一律停業，聽候解決。按電影票平常每張三百五十元，其中捐稅佔一百六十元，其餘一百九十元尚須和影片公司對分，故電影院所得僅每張約九十五元。重慶電影業並定於今日午後招待各[illegible]

空洞的話

胡風

○兄告訴我，說『華西晚報』來信，要我為他們底元旦增刊寫一點什麼。我回答他：我能夠寫什麼呢？我寫，抗戰勝利了，我們現在可以放心打內戰了，很好很好！要得麼？

在座的人都失聲地笑了。

但我並不是說笑話，實際上正有深沉的悲哀在。

且不說辛亥革命那悲壯的年頭以及接着而來的幻滅和悲哀的年頭，單就我們這一代底成年期前後開始的時期說罷，幾乎每個年頭都是在生死存亡關頭的心情裏面度過的。北伐以前，我們痛切地守望着，這個民族是要實地死去呢還是能夠得到翻身；北伐以後，我們經常地處在不能屈辱地苟活下去的心情裏面；抗戰以前，我們又被新的希望所招引，這新臨到了一個生呢還是死呢的時期；抗戰當中，應該是一往向前的搖，但實際上幾乎每年都被抗戰到底呢還是中途屈辱地掉進奴隸命運裏面去的恐懼所侵襲。

一般地說，這以前，中國人還是把抗戰到底當作中華民族命運底最終決定關頭看的，認為這個民族底基本要求一定要和抗戰勝利一同實現。

現在，不管怎樣，抗戰是勝利了，然而，出乎意外地，我們又臨到了一個是否再做奴隸呢的關頭前面。如果內戰打下去，政治專制下去，那我們不是奴隸又是什麼呢？中華民國不只是一個地理名詞又是什麼呢？

哀哉！未必我們要永遠陷在流血的生死關頭上面，再不能開始做些為了未來的幸福而流汗的建設工作麼？

無論是怎樣健力強壯的人，如果一連幾年處在時時刻刻有死亡襲來的戰鬥裏面，就不免要衰老倒下的。無論是怎樣智力豐富的民族，如果一連幾十年都是在年年是生死存亡關頭的政治混亂裏面，那也終於只能得到一個任人宰割的結果罷。

所以，在這抗戰勝利的第一個新的年頭，我所能夠說的是：千萬不能錯過這千載難得的偉大的時機。首先第一件事，是把幾十年以來沉重地壓在中國人民肩頭的生存死亡的恐懼除去。

這並不難，只要停止內戰行動，結束專制政治，就能夠為民主的，新中國打下一個初基。流血的自殺行為底停止就是流汗的建設工作底開始，我想，誰也能夠保證，誰也能夠相信中華民族底獨立和富強，中國人民底自由和幸福的遠景的。

要不然，說話有什麼用，而且，我們又能夠說些什麼呢？

一九四五，十二月二十三日夜，重慶。

在泥沼中

・向文藝界的朋友們和讀者賀新年・

徐遲

『教育每一個同志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七大文獻頁八八）這句話不僅普遍好。對於政治工作的基本，尤其是文藝工作的基本。尤其是文藝工作者，不僅僅是政治工作者，必須像朱德將軍形容毛澤東先生的『先以火熱般的熱情關懷中國人民的被壓迫……』（前揭書頁四），必須首先學習這種關懷人民的熾烈的熱情。

不是說有了這種熱愛，熱情關懷，便有了一切的。是有了這種熱愛，熱情關懷，一切方纔有了可能。

有一些文藝理論家，他們理解藝術為：以一般表現特殊的。

別一些，也是我[illegible]的，理解藝術為：以特殊表現一般的。

唯心論者，歐洲的知性主義者用長大文章解釋藝術為：以一般表現特殊，直到他們請出柏拉圖來為止。不足為怪。可是，假如馬克思主義者也這樣理解的時候，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特殊是一般。然則對立物（特殊與一般是對立的）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特殊，祇因牠是通往一般去的，而能存在。一般卻僅在特殊中，僅能通過了特殊而存在。』（列寧：論辯證法，旁點係引用者加）

每一個特殊是跟其他的，同屬於同一個一般的，千百萬個特殊是相連貫的。因此，每一個一般的呈現，是在細描寫了千百萬個特殊以後，只在一個特殊中呈現的，而且這一個特殊正在被替換以另一個特殊。

眼門前的問題是：

『清明前後』，在概念，一般上，叫人滿意了。『芳草天涯』，在概念上卻叫人不滿意。

『清明前後』，在細節，特殊上尚有不滿意處。『芳草天涯』，這細節上，也頗稱意。

『清明前後』，在概念，一般，主題，社會意識，『乾脆說』，政治價值上，顯示了優點。這優點，作為一種良好的創作傾向，是應該指出的，而且，我們『是』要抓緊這個優點的。

話分兩頭。儘管在一般與特殊上，『芳草天涯』都沒有優點，我們說『芳草天涯』失敗了——這句話可是並沒有否定那個偶然由它來代表的創作過程。我們已經應該，並且必須，理解到這兩個戲的引起論爭，現在已都不在這兩個戲本身，而確實在牠們，各自代表了一個的創作過程上。

所論爭的，現在，已不在『政治價值』與『藝術價值』——這在王戎，邵荃麟兩位先生的最近的論文中，已經說明白了。眼門前的問題在這裡：

大家都痛感到『應該』有『清明前後』那樣的劇本，而茅盾先生給了我們。大家理痛感『應該』有一個『中秋節前後』，『雙十節前後』，以及『元旦前後』，卻還沒有人給我們。可能會有人給我們的。問題是作家是否為一個『應該』寫的題材寫作？其創作過程是否出發於『應該』？

三數年來，新華日報副刊在促起作家注意政治傾向與現實時，在我的印象中（也許在別人不然），幾乎口口聲聲，認為文藝創作應該首先從『應該』，從主題出發。最近，十二月十六日歐陽先生的『寫什麼』，很明白地說了。

『一個題材既有意義，又是熟悉，自然最好不過；一個題材，雖然熟悉，卻無意義，則就不值得去寫的；一個題材很有意義，但是還不夠熟悉它，怎麼辦呢？我們說，那你就應該去熟悉牠。』

這話有一點點問題。因為在綱要這樣的口吻的指導原則之下，就說這八年來吧，我們寫了多少『應該』寫的，有意義的題材——不熟悉的，就努力去熟悉牠——底作品。再說一遍，這是一個的良好的創作傾向，是優點，是我們應該抓緊的。但問題卻是在創作過程上發生。

就拿這個戲『清明前後』來說，大家已開始感到牠的『主要缺點是那把個人作為時代精神的傳聲筒的席勒主義』上。依照恩格斯對於戲劇的觀點，劇作家『不應當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亞』。（均見馬恩論藝術的信）『忘了莎士比亞』，忘掉現實。會有這樣的事嗎？會有這樣的事，如拉薩爾的『濟金根』與『清明前後』，就有了這樣的弱點。

茅盾先生是很懂得他應該寫這個戲而寫了『清明前後』。他並不是全部願寫的，因為他知道在細節特殊上，他還沒有必要抓緊。他抓到了，激動了，憤怒了，他寫了，還迫不及待的主題。這是優點。也恐是這一個優點，解釋了他的弱點。這弱點，來自創作過程的欠缺一環。

因為從現實中產生的思想，並不即刻是現實本身。現實廣闊了千百萬個特殊，等待洗鍊與認識。『子夜』的作者，選擇『清明前後』的題材，當然是有因可尋的。這一個主題，來自劇作家的熟悉的題材。本來這是題材先導的，但忽然在這一個戲的創作過程中，卻又是主題先導了，然後不夠熟悉才去熟悉題材的。

『芳草天涯』是一個好例子，來說明有作家在創造他全部願意的作品。

雖然說熟悉而無意義的一個作品，是不值得寫的，夏衍先生卻是願意寫這樣一個作品。他願意，卻有各種不許可他的情況存在著。他也寫了他認為應該寫的『法西斯細菌』，要求科學家走出實驗室去前線工作。然而到頭來他還是寫出了他願意寫的『芳草天涯』。

我想，當初他願意，然而沒有訴鋒的時候，他的確是嘗試了，他尋求他熟悉而願意寫的題材中的主題的。因為說到最後，夏衍先生是知道一個戲應該表現一個思想的劇作家。毋寧說他知道的太多了：一個思想應該表現在一個戲裏。

『芳草天涯』的失敗在：夏衍並沒有在他熟悉的題材中，找出這個題材自身所包含的主題。他另外用了一個來從上做熟悉的題料；而是硬套上去的。而且，到後來，主題又先導了。

所謂熟悉的題材，當然是一個在生活中已經熟悉了牠的題材。這就是說，一個作家比較地熟悉的生活了，而且假如牠與作家本人還有一些關係，更是作家願寫的了。試問一個熟悉的生活會無意義嗎？

一種生活，會無意義？他一定有意義：肯定的，否定的，一部份肯定而又否定其另一部份的……如『芳草天涯』中小雲這種性格，我看了實在有點痛心疾首。這是好萊塢的惡劣傾向，加上洋行買辦階級的惡劣傾向，加上中國的教會學校的惡劣傾向，加上公式主義的世界觀，這種不衛生的性格！無窮戲嗎？無意識之極，之極，之極了！假如劇作者要讚美了這種性格！但是不值得寫嗎？正依非寫不可，正應該通性格——卻甚至於遠當地肯定她的一部份，我的天！我的天，劇作家卻不這樣做。這就叫歪曲了現實。

所以眼門前的問題，嚴重的是作家還不能從願寫而熟悉的題材中求出適當的意義與一般的概念。

如果作家認為應該寫一個題材，雖有意義。一個抽象的思想先行存在了，而後為了不忘掉現實，努力去熟悉那不熟悉的，然後寫了出來，這是可能的嗎？這是可能的，但始終是有限度的。

『一個偉大的作家是為了題材而去生活的？』是僅僅為了題材的緣故而去熟悉僅僅與題材有關的生活的？況且生活不可分割。人們是生活而熟悉了生活，而後從中攝得了生活的某部份與某部份的意義，而後從事工作或創作的。

小心為了思想而忘掉現實！這種創造過程竟給是可能的，已有現象為證。

創作過程應該，必須從願意，熟悉的現實中出發。

但是我也不是說，作家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為色情文學或特務作家辯護。

為了現實（？）而忘掉思想的現象更不應該了。

『願意』并不拋棄『應該』。我們不拋棄那抓緊的傾向文學的優點。

王戎先生曾經提起：『就是在作品裡隱約的想藏起作者的意見或理論：……所以行動的真實描寫……所發掘的力量越大。』

這難不是斯德的『不可知論』，卻承認了康德的『自存之物』（Thing-in-itself）。

再拿小雲這種性格為例。這個『性格的行動的真確描寫，』放在舞台上，穿上Slacks，蹦蹦跳跳。儘管討得了小市民的歡喜，但不衛生，但因為她的不衛生的性格被真確描寫了，自然而然的會有若干人肯定而贊賞之，也會有若干人否定而痛心疾首，與其一部份被肯定，其另一部份被否定的。各色觀眾有各色的眼睛。仁者見人，智者見智，但作家可以這樣放任嗎？

如果作家僅負『真確描寫』的責任，而不說明作家本人對作品中人物的態度，這不能滿足新現實主義的要求。

我們的重點就放在這裡：作家所寫的是他自己的生活經驗。作家願意寫的，是他自己熟悉的題材。作家應該寫他願意寫的作品，但不是單純地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

我們從願意出發，到達應該，從現實出發，到達思想。是這樣的一個創作過程：從特殊到達一般，以特殊表現一般的。

高爾基解釋，『主題是從作家經驗中產生出來的思想。這種思想，是作家從生活中得來的暗示。卻還沒有成形地，存在於許多印象之中。』

先存在著許多沒有成形的暗示，然後，這些暗示『一方面要求在形象中體貼出來，一方面在作家內心喚起把那種思想來具體化的慾望』。

『芳草天涯』是企圖了走着這樣的一個過程：從作家經驗——經過許多沒有成形的暗示——到形象體現——終於思想具體化。僅僅『芳草天涯』的作者走了一半道程，他又停步了。

金字塔的構成先是一個廣大的基礎，尖頂是因為這個基礎而後可能的。在巴夫洛甫的實驗中，即使是人猿也知道怎樣構成一個金字塔。有好幾次，人猿犯了錯誤，企圖把大的木塊加在小的上面，因此，全部建築物都可怕地搖幌起來了。只要基礎遠厚，人類幻想的倍倍高的高塔也不是不可能的。

現實是這樣的豐富。我們拿起了一個現實中的特殊來，加以思考，就能發現這一個特殊所屬於的『一般』。我們考察了許多的關懷，並且體貼了一個特殊，最後就得到了一個典型的特殊，『一般』通過了牠而呈現。

科學的社會主義所提示的是實證的歸納法則，而不是『不科學的』社會主義所提示的書齋中的演繹法則。

便是在印度，也有這樣的智識份子，如泰戈爾所描寫的，『我們的智識份子是苦行僧，不穿衣，不吃飯，不睡眠，不想金，無人類困苦沒有憂，沒有恨，沒有快，他只說理，絕不感動，在生命的變化中大講道理，他指到事物的根了，卻跟事物本身沒有私心的關切。文學家在一切詩歌中挺直了身子寫實主義去，一無困難地走進了文學的根源，因為他找尋的不是現實，而是法律。法律一拿到，他就可以教人如何應用文字了。』（泰戈爾：Nationalism，Mac Millan，頁三四）

『論聯合政府』中的『具體綱領』一共三十九個，加上最後一個共四十個要求，每一個都是『應該』有一個作品的『有意義』題材。因為限了這綱領而決定拿出三個來作主題，因不熟悉牠，就去熟悉牠，為了寫作的緣故，如果有這樣的一種機械的創作過程，我是反對的。這等於先砍金字塔的尖頂。

『……這不是一個由於什麼人在主觀上想做或是不想做的問題……』（七大文獻頁三十九）

要從金字塔的底下一步步往上到金字塔頂，就這樣開始，以這個作為一切的基礎：『教育每一個同志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傾聽群眾的呼聲』，『愛惜他們，如同愛惜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樣』（前揭書頁八三）。在基礎上做一步工作，金字塔就完成了一步。

不要做這樣的空想的旅行，坐了爬山的汽車到山頂，從山頂降下來，倒是步履如飛，……

我暫時這樣結束了。因為不習慣寫這樣的理論文章，所以寫了三個星期，還是雜亂無章。或許有人說，這是『非公式主義』者在提倡『非公式主義』。我可以像托爾斯泰在『怎麼辦』一書中地供稱：『我像一個人想把另一個人拉出泥沼，卻自己站在泥沼中』，所以我用了這個『在泥沼中』的題目。我希望岸上的人伸過手來。因為，雖然有一點害羞，我想還是說出來吧，我是在寫一個作品，我需要理論的指導。

我要沉默了

——也算是元旦試筆

陳白塵

新年總要寫文章應景，本來是件苦事。往年呢，未能免俗，也寫過。一年過去了，背時倒楣，都不管它。對新年，總有點新希望，比如前幾個新年，大家說勝利罷，勝利罷，之類。不喊勝利也就叫出來了，這個是沒想到的。

更沒想到的，是勝利後這第一個新年，倒沒有什麼新希望可說了。我想沉默。

希望不是沒有的，話也不是沒說過。你要民主罷，他用手榴彈投給你看；你要自由罷，他對於報紙雜誌試試；你要和平罷，他體差『戈登將軍』來奪兒，殺個落花流水！一句話，老百姓要東，他偏要西；老百姓要活，他偏叫你死！這叫做倒行逆施，與民

我噢！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天曉得，中國老百姓還不好說話？你要我們信仰什麼，就信仰什麼；你說你們要管政治，好，就讓你們管；說我們還要被『訓』，好，就『訓』罷，一訓就是二十年。如今誰在陞官發財，誰在饑寒交迫，不是很清楚了？難道老百姓過過三天好日子？——這些都也不談，過去的算了。現在呢，我們也不想太平盛世的光景，只希望平平安安的過生活，別再打仗，讓我們把八年來的苦難擺下來，喘一口氣。誰要做皇帝，做總統，做罷，老百姓不會來搶。但總也讓我們活下去呀！——我們只要堂堂正正地像個人似的活下去就行了。蘇聯老百姓怎麼活的，我們不希望比；美國老百姓怎麼活的，我們也不希望比。我們只要最起碼的衣食住行，我們只要可以隨便想想，隨便說說，不要有人釘梢的自由就夠了。可是就這一點點希望，叫了好久，嚷了好久，不獨沒個下文，而且是『倒行逆施』，偏要打仗，讓你活不成！你說，你說，還有什麼話好說！

真的，到老百姓緊閉着個嘴巴，說也不說，罵也不罵的時候，那樣沉默才是可怕的。如果究竟為那是天下太平，可就更糟糕了！

我要沉默了！——但依然還寫了一些廢話者，一來是積習未除，二來也是適逢元旦，正是『與民更始』之日，又加辦政治局面正有個轉機之時，就用個不恰當的說法——來說罷某報所謂的『別太失了人心』。——作為一個老百姓，又把這個希望的『心』表白了一下，至於我這顆『人心』有沒有人檢起來反省一下，或者竟至棄之如遺，那都悉隨尊便了。

過年

曾克

太陽照耀得像春天一樣，樹露和腳下的積雪也都消融了。遍地散發着潮濕的暖氣。遠近時而有牲口高聲的叫喚，雉雞嘹亮的啼鳴，山村是和諧而安靜的。

除夕那一天，離敵人據點杜余溝五里地的×村，鮮紅的春聯使得這增添了新的氣象。趙老漢家的門前，圍了很多人，愉快的又說又笑。孩子們蹦蹦跳跳向趙老漢指手劃腳的唱着。趙老太婆用手捧着一小盆熬膿膿的漿糊，緊緊的靠在一溜草來蓋春聯的小學教員身邊。嘴裂着齒笑，再三的叮嚀：

『可要貼得結實點，不要十天半月就叫風吹掉了。抗戰勝利，我們小子從隊伍上回來，還要他看看村長和你們的好心好意哩。』

『四季平安』的橫幅貼來在門首上了。為着滿足老人家誠摯的希望，小學教員特意將小刷把，連動的在盆子裏沾了一下，於是，『三陽開泰』，『六合同春』，也出現在兩扇大門上。當他伸手再提起『又是一年春草綠』的長幅，向門框上貼的時候，趙老漢花白的鬍鬚一抖，話陳着吐出來：

『下面那些，你指點着，我自己來！』

六十多歲的趙老漢，由於自己的耳朵聾，對別人說話的時候，總是喜歡齊弓起的脊背，伸着鬍子，臉上瘦了的肌肉更加抽縮起來。嘴巴拚命的張着，乾巴的眼睛裏露出了緊張的表情，聲音很粗大。這樣，小學教員便探着身子，將嘴湊近了趙老漢的耳朵，慢慢的說：

『趙大伯，讓我一齊都替你貼好吧。來的時候，村長特別囑咐，貼了抗日門對，不能大意。光粘着四個字就行了，免得有情況時發事，出麻煩。這只是個意思，真正抗日還在實際行動。因為你老人家特別喜歡這個』，村長才叫給你寫下的。』

『不怕，放心貼吧！大家都自願的這麼幹。鬼子一出王八窩，咱們就知道。他不到狗食的進村，上面這層已經收拾得一乾二淨，等他們走了，再粘上去。根據地家家戶戶都能貼抗日門對，誰還費心費錢寫那個的一套呢？不是咱們維持村的老百姓，處處都想表白出來，自己的心是向着咱們抗日政府的。』

趙老漢興奮的說完，他打開小學教員帶來的一面旗子。這時，一個識字的老先生，往前湊了擠，眼睛隨着趙老漢的手，直轉到門首上。這個老先生頭一插擺，象念書一樣唸了起來：

『一鄉之紀』

接着，他蹺着右手的大拇指，笑哈哈的對大家說：

『看看有我們這鄉呀！兒子參加了八路軍，家里日子不但過得好，村長還派人來送旗哩！』

人們的目光，全都集中在趙老漢和趙老太婆的臉上了。小學教員趁着眾人激動的情緒，把抗日春聯一張一張給大家唸着，講解。然後，他指着『努力生產，爭取勝利』，更提高了嗓音，鼓舞着說：

『大家要向趙兩位老人家看齊！』

立刻，羣眾中有人補嚐了：

『老兩口子是好榜樣！四十頭上才熬了個獨兒子，自動報名參加了八路軍，臨走時連滴淚都沒有掉：』

趙老漢夫婦，是全村的模範抗屬。兒子走了以後，為着減少公家的優待負担，老兩口都參加了抗日政府所組織的副業生產。趙老漢經常替根據地合作社運輸貨物，分一分錢的微利；趙老太婆享受了優先貸款權，買了五十元的棉花，一天到晚坐在紡車旁邊。本來在全村十九戶抗屬里，他們是被列在勞動力和吃喝最困難的里面，但由於倆個老人的勞動，和政府及村里人們的招扶，生活過得比兒子在時還好。趙老漢還被選成代表，參加政府的抗屬委員會。

抗日春聯一貼完，小學教員把人們又引到另外一家抗屬門前去了。留下趙老漢和他的老婆子，笑眯眯的望着自己的大門。

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手里提着豬羊肉跑上來。很自然的接過了趙老太婆手里的竹筐子。三個人進大門，趙老漢熱情的抓住來人的胳膊說：

『楊同志，為什麼又叫區長費心呢？家里什麼都齊齊全全的了。』

楊同志是抗日政府的一個區幹部，被派到×村擔任沿線聯絡工作。自從三九年的冬天，抗日村長就商得趙老漢的同意，將楊同志當做他們的兒子。兒子參軍以後，趙老漢的一樣，偽人清查戶口，沒有發現趙老漢的兒子不見了。兩年以來，楊同志也變成了很多……，楊同志就住在趙老漢家里，像真的兒子一樣幫他們勞動。這件事情，連村里的小孩子都曉得，但他們不會忘記大人告訴的，要怎樣同咨敵人。

『用不着客氣。區長逢年逢節都先想到你們。就是因為忙，不能常來。』

『你告訴他，可不要操心了。家里堆的東西實在吃不完。從二十三那天起，東家一盤，西家一碗，都送來啦。婦救會的同志，不但把米給推下，還都幫助蒸出來了。快回屋弄點熱的吃吃吧！』趙老太婆向屋子里邊走邊說。

『我是吃過飯來的，家里還有什麼活沒停當？讓我去！』

『什麼也不消你做了。一年把你忙壞啦，過年好好歇歇罷！十幾個民兵擔的柴，趙老太婆一冬天也燒不完。』趙老漢指着門後面一口大水缸，更得意的說：『村長一清早親自給挑滿的，現在就只愁鬼子來擾亂！』

趙老漢瞪了老婆子一眼，大聲責備起來：

『看你這老婆子！過年說這樣不吉利的話。』

『什麼吉利不吉利，管他呢。你想想，去年大年初一怎麼過的。再不能把東西都給他們準備下了！』

『早幾天村長不就對咱們說過了嗎？今年政府要給大家保證過個好年，你還怕什麼呢？』

趙老漢解釋道。楊同志安慰他們說：

『八路軍和民兵，都上杜余溝打了好幾天。今村長也配合得很好，給他們有好多八路軍，嚇得他們，使他們年關頭上不敢出來。』

『真是好政府啊！什麼事都替老百姓打算好了。』趙老太婆高興的說：

『大媽，安心過年吧。我到村長那里去看看，還有什麼事情沒有』。

楊同志很快到村長家里去了。

屋子里沉寂了一會。趙老太婆從樑上解下一個大籃子，把堆放在牆角里的一些大南瓜，山藥蛋，乾豆角往里面收拾。這些東西，都是村子里的人們在收成新的時候送來的。趙老漢坐在桌子旁邊長條凳上，抽着旱煙袋。右手里拿着一張紅紅的硬紙片，用着鑑賞似的神氣，翻來翻去的看着。突然，他如同想起什麼似的，對老婆子說：

『先不要去擦那些東西吧，把前兩年縣長送的拜年片找出來！』

趙老太婆還沒有找……：抽屜里要是沒有，可急死了！又不知道丟在那里。我貼來貼去都沒有的。

『你看一下，就出舍子。』

趙老漢又發脾氣了。一句話，提醒了趙老太婆。她的腦子里湧現出一個清晰的印象。她立刻從深深穿在自己身上的棉襖底襟，自言自語的叨嘮着：

『把牠裏塊了，是上個月鬼子要進村時，慌慌張張從牆上扯下來藏起的嘛；就忘了。我知道這寶貝丟不了的。』

趙老漢接到手裏，放在炕上細心的在撫摸着，使牠們平展一些。將昨天新從縣上送來的那張，並排貼在炕頭上。他看了看，心里激動得像一鍋沸騰的水，突突直跳。他感慨的自語起來：

『真是朝代換了，過去中舉人得狀元，張燈掛彩，那有咱窮人的份。官府衙門連邊也佔不上。現在孩子當個兵，縣長親來叩頭拜年了。』

『不講那個，光看咱們的光景吧，政府把生活給安排得妥妥貼貼，每個月的糧食都是硬的細糧的才送來。早些年少吃沒喝，甚吃飯的時候，來還不知到那去借呢！孩子光着屁股在炕上哭！四季八節誰管他？現在一到時候，粽子月餅水菜都送上門來。……』趙老太婆說起眼淚來。

趙老漢的眼睛里，閃出了希望的光芒。他用滿足了信心的語調說：

『好日子還在後邊呢！將來把日本鬼子打走了，地方全交給八路軍和新政府來管。那時候，咱們小子也回來了。……』

院子里響起了一片歌聲：

小兄弟呀，小姐妹呀！

我們都是小小紀念團。

握緊手前進，

努力殺敵人！

……………

村兒童團的孩子們，每個人手里都拿着……笑。他們一看見趙老漢從屋子里出來，就高聲叫：

『趙大爺，我們給你拜年來了！』

『嚕……』趙老漢歡喜得說不上來。在歡聲中他們開始了工作。每個人紅紅的臉頰上冒着熱氣。

趙老太婆端着一個小籮筐，出屋門就喊：

『歇歇吧，歇歇再掃吧！』

於是，孩子們圍着一堆花生，胡桃，棗子坐了下來。

當孩子們打掃好了要走的時候，一個孩子從衣袋里掏出一個大紅的窗花剪紙，遞給趙老太婆說：

『這是我媽給你貼窗戶的。』

趙老漢和老婆子十分感激的送孩子們，把剩下的東西，直往他們懷里塞。

天快黑的時候，楊同志愉快快的回來了。他一進門就說：

『村里的老百姓今天晚上就要給隊伍送年禮，村長叫我領着去呢。』

『把東西交給我，讓我一個人去吧！我路熟！』趙老漢搶上來說。

趙老太婆從炕洞中一個小罐子，掏出來一個罐子，扯着趙老漢的胳膊說：

『這我頭一回醃的蛋，怕叫鬼子偷去，你可好好給我捎給戰士們呀！』

全窩羊羊和滿口袋的包子餅餃，裝了兩個馱子，趙老漢終於和楊同志代表全村的老百姓勞軍去了。

趙老太婆度着她生平最興奮的一個除夕，坐在燈下包着餃子，心里想着很多事。

五更鼓，趙老漢和楊同志剛從回家，村長已經穿着新新的短裝拜年來了。趙老漢誠實的招待這一九四二年鄉郁的第一個客人。……

蘇聯紀行

郭沫若

八月六日

七時起床，動用晨餐。同車廂者另有一位女客，乃藝術界中人，同圖拉省籍。以英語分談之，聚談甚相酬。

天明，美麗來時未借雨衣。這天能轉晴，不然，在鄉間參觀，頗多不便。過圖拉時有兵車一列停於車站，聞係攻打紅軍。十時頃到達雅披車站，在這兒也停着一列很長的兵車，從車後繞道渡過車站去。和車站接連着還有好些建築，前面有一帶木欄杆，在每個正方形中，斜對角地架着鐵條。在欄杆後面有排蔭而整齊的一列白樺樹。雨算停了，空氣很清潤。我在月台上走着，想到托爾斯泰生前是時常在這兒往來的，彷彿他的呼息就在自己的周圍一樣。

從車站到現在已經改成了博物館的托翁的莊園還有三公里路遠，聽說是有汽車來接的，但因為我們在那一長列的兵車後繞道，費了些時間，司機已經把車子開走了。幸得站上的人指示，我們又權過鐵路去，搭上了一架載草的卡車，在公路上走了兩公里的光景，便在一條支路上把我們放下來了。那支路就是通往博物館的路。

雖然大雨不過，路道並不十分泥濘。在途中遇着一位中年人，他正走往博物館去的，沿途替我們作了嚮導。據他說，昨天是非常晴朗的一天，來博物館參觀的，將近有一千人左右。我很失悔，但是前天晚上動身來，不是剛好了？莊園現在等於是公園，每逢晴天，就到莫斯科來，都有很多青年前來散步。行路間，遠遠望見有一座白堊的樓房，據說是托爾斯泰中學，內部已經為德寇所損毀，尚未恢復。路的右手又有一帶白堊的建築，夾在森林裏面，據說是托爾斯泰醫院，也被德寇搗毀得很厲害，現在已經部分復原了。

走到了門口，那就給門闕一樣的對峙圓塔是絕好的標誌。塔雖是圓形，周身都粉刷過，有門，裏面可以容人，或許也是奴隸時代站崗者的崗位吧。完全是絕間的森林，門道上有些牛糞籍在泥裏。進門處的左手有一間小屋，大概是從前的門房。我們沒有經過任何的傳達，跟着那位中年的人一直走進去。在森森的樹列中走了好一會，走到了一座屋前，有兩位紳士出來迎接着我們，一位年青的就是本館的館員[illegible]先生，另一位中年的，能講法國話，是[illegible]博物館的[illegible]，叫[illegible]先生。他們先道了一番歉，說汽車沒有把我們接上，害得我們在泥濘中走了路。接着引我們到了一間行館裏休息。

（八十）